

十先生奧論註

十先生集

三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輿論註續集卷八

時政論

呂祖謙

漢輿地圖序

此篇論光武有恢復天下之志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

知廣輪之數

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

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河

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河東
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嶽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內曰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云云

迨漢滅

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

前蕭何傳

沛公至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

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

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

史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再拜上疏云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

定皇子位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大夫臣張湯等上言云云制曰下御史云云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云
云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
齊王子旦為燕王子
胥為廣陵王云云
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

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
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言之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

州赤縣未入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

鄧禹傳禹聞光

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禹
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芳名於
竹帛耳光武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
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

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自將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不以大小光武悅

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藩屏嗚呼

盛哉

後光武十王傳東海恭王強沛獻王輔楚王英濟南安王康東平憲王蒼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中王簡王焉琅邪孝王京

用敢細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

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
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
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
成山積血成海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
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
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
乃八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
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

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懣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少而羣賊之兵奚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

光武紀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

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
自號楚黎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
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畧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
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富平獲索等
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

志中之臣僕也

劉盆子王昌一名郎隗囂公孫述張步各有傳奉豐見上注

彼方繕

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戎冠被袞而不
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
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
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

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

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

左哀元年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厥後建

武二十二年匈奴右奠韃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

光武紀云

二十四年北欵五原塞願為藩蔽廼立之為南單

于俾預藩臣之列

同上

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興

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

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武備

此篇論治世不可去兵

人常有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

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為犢變劍為牛變矛戟為鋤耰變

營壘為畝畝

前龔遂傳氏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凡鳥

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

唐李靖贊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

孤虛之術為善用兵莊子云獻說則以金版注太公謀術論國政事六韜太公兵法書行于世

使天下

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

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

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嚴師徒肅

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曷嘗以兵
為諱哉且虞舜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甚愚者知其為
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
所書在內則明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
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
諱也

書益稷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禮
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禹貢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
百里奮武衛

武王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甚愚者亦

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

矣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爰舍之名於秋於

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

其以兵為諱也

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爰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

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乃陳車徒如戰之陳遂以狩田舜之備既具

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

家語辨樂解舜作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武王

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戰戈之頌

記武王克商車甲藏之府庫而

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之為諸人侯名之曰建櫜又詩頌時邁載戢于戈載櫜弓矢

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為舜

之盡於鼓琴人見其建橐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

難也遂以為武王之治盡於建橐使鼓琴可以盡舜之

治則房琯之有董廷蘭何為有陳濤之敗耶

唐房琯傳琯請自將

平賊遇賊陳濤斜戰不利邢延恩促戰故敗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十乘繚營既戰賊乘風投芻而火之人畜

焚燒琯遂還走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旤之廷蘭藉勢數招賄後為有司劾治

使建橐可以

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鑄金人十二何為有勝廣之亂

耶

史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二世元年戌卒

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

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者有備無

備之分耳建櫓一也武王則可以始皇則不可者有備

無備之分耳房琯不善學舜者也始皇不善學武王者

也論至於是孰謂練兵嚴備非太平之先務也愚故曰

兵者非治世之所諱者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

兵乃可以銷兵

唐肅僖傳穆宗初兩河底定僖勸帝偃草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六萬限一

年逃死不補謂之銷兵

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

書武

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復用

人徒見文帝之結和

比鄰煙火萬里以為偃武之功也

前本紀後二年匈奴和親更律書天下殷

富鳴雞吠天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

柳棘門之備而已

本紀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入雲中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徐厲為將軍

次棘門以備胡

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以為偃武

之功也

後本贊儒館獻歌戎亭虛候

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

金城戍邊之備而已

本紀章和元年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

詣金城戍也

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帶胡越一家以為偃武

之功也

唐魏徵傳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通鑑紀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

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

殊不知太宗所